

## 契诃夫世界中“职业”的艺术功能

徐 乐

**内容提要:**契诃夫艺术世界中的职业是人物性格的重要属性。本文详细分析了契诃夫笔下形形色色的职业和从事职业的人所受到的身心限制,认为指导“职业”的中心思想并不能挽救从业者的职业病,按照人的职业划分高低贵贱是极其荒谬的想法,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契诃夫着意刻画的非典型职业性格超脱了任何一种公式化的简单分类,向我们揭示了隐藏在职业后面的人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契诃夫 职业 人物性格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9)03-0056-06

19世纪的俄罗斯处在前资本主义的转型期,农奴制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社会成分相对简单,俄国人的社会属性主要是地主—农民、贵族—平民这两个二元结构和整个官僚体系内的官阶划分。与此相应,俄罗斯文学中的主人公都是地主、农民、官吏、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拥有了从属于新时代的特殊职业,这些职业在主人公的身份面貌中也只是纯粹外在和次要的特征。比如,19世纪初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挑剔地排斥了卑微的从业人员,把目光只落在“高贵”的骑士和富家小姐的身上;托尔斯泰笔下的对立主要是地主和农民、阔人和穷人的冲突,与此同时却放过了数量广大的中间阶层(如商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饱受灵魂煎熬的人则完全摆脱了具体的职业限制,有谁会记得《群魔》中的主人公基里洛夫的职业是工程师?只是到了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劳动分工细化,我们才在契诃夫笔下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型职业:工程师、医生、教师、演员、记者、工厂主、工人、乐师、商人、菜园主、律师、大学生、妓女、学者、

神甫、将军、侦讯官、银行家等等,几乎无所不包。难怪有人认为他是自己时代忠实的“时事记录员”,他的创作“提供了两个世纪之交俄罗斯的人物、情境和直观世界的一个令人惊叹的目录表”,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丰富的文献材料,涉及到俄国城市和农村、首都和外省、资产阶级和官吏、演员和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Страда:52)契诃夫笔下的人物职业承担了重要的功能,是契诃夫艺术世界中不可忽视的情节要素。今天,对契诃夫文学遗产的继承和研究是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热点,但目前国内外对文学作品中的职业这一课题尚鲜有研究,本论文试图从这一新的视角来阐释契诃夫的艺术情境和人物性格特征。

—

俄国文学中第一个把普通职业人员引入文学殿堂的人是普希金。在此之前,用契诃夫的话说,文学家们甚至认为“描写农民和九等以下文官是肮脏的”。(契诃夫,1988:21)普希金大大降低了文学主

人公的职业门槛,他笔下的普通从业者不仅是对格调庄重的颂诗主人公的讽刺,而且与浪漫主义长诗相联系。在《青铜骑士》中恋爱故事主角的文学谱系甚至延伸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同名主人公,两个人的名字都叫“叶甫盖尼”,但前者是显赫贵族,后者却已破落,在“某处任职”而已。普希金未曾言明的主人公职业到了世纪末已不再有丝毫遮掩,契诃夫甚至可以直接用某一职业给小说命名,比如《记者》、《乡村医生》、《悲剧演员》、《站长》、《喜剧演员》、《马车夫》、《家庭教师》、《作家》、《枢密顾问官》、《歌女》、《教师》、《侦讯官》、《文学教师》、《主教》等等,读者从标题便可知这些故事取材于哪一类职业者的日常生活。在小说中作者描绘了从上至下从事各色职业的世人众生相,以医生的严谨记录了人的职业病和与职业有关的特殊烦恼,让人不得不感到惊异,年轻的作家如何了解到形形色色的职业内幕,如何猜透如此多样化的职业心理和习惯。

在契诃夫早期幽默小说中,职业特点渗透了人物的言行举止,但这些人物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包含时代和社会的特征。他们“不是由海水的泡沫里……诞生的”,而是“对生活的观察和研究的成果”。(契诃夫,1997:35)

幽默杂志《花絮》的主编列伊金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讽刺家,自称“小谢德林”,对青年契诃夫多有提携之功。从19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医科大学生的契诃夫开始以笔名发表幽默小段,作品出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几乎所有小型杂志上:《蜻蜓》、《闹钟》、《世界杂谈》、《观察家》,但他独独看重《花絮》,从1882年起成为最积极的合作者。他在1887年给列伊金的信中写道:“《花絮》是我的圣水盘,而您是我的施洗者。”(Чехов:164)还在1883年契诃夫初涉文坛之时,列伊金写信给契诃夫,为他规定下一个写作纲领:“猴揍那些放荡的商人和蛮汉……猴揍那些演员……讽刺、漫画、奇想怪念在这里都有用……把这些恶作剧写得越蠢越好。”(屠尔科夫:17)这里,列伊金把讽刺的矛头限制在职业低下的商人、演员等身上,但契诃夫显然违背了这一纲领,他毫不留情予以嘲讽的不是从事底层职业的人,而是对某种“敏感”职业(最典型的是警察)过于热心,直到被该职业异化,丧失人性的职业病。比如1883年的短篇小说《“MANIA GRANDIOSA”病例》中,作家列举了一系列不正常的职业夸大狂:一个曾经当过区警察局长的退伍上尉着了魔似的禁止各种集会,从不与家人共同进餐,甚至要把树林砍伐殆尽;一个退休的

乡村警察热衷于监禁,常把猫狗之类关进箱子里禁闭,还花钱雇些自愿坐牢的人等等,这些职业天性的描述已经接近早期讽刺小说的杰作《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小说主人公自认为“什么都懂”,对于自己过去从事的职业洋洋自得:“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军士,是退役的军需中士,在华沙的司令部里当过差,……”他的名言“难道可以容许老百姓胡闹吗?法律上有哪一条写着老百姓可以由着性儿干?我不能容许”反映了这个人物深受军警职业的毒害,已经成为职业性的压迫者(主人公的姓氏在俄文中的意思就是“压碎”)。普利希别耶夫的远亲,契诃夫后期的短篇小说《套中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同样也是这么一个自觉的制度维护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在套子里,这时他的职业——中学“希腊语教师”——也成了思想的套子,使他借以逃避现实生活。

中学教师这一职业在契诃夫的剧本《三姊妹》中也成了理想破灭的象征。三姊妹中的小妹,热忱天真的伊里娜和屠森巴赫男爵在第一幕中热烈地讨论生活的意义,充满期盼地希望去做教师工作,自以为“懂得了应该怎样去生活了”。(契诃夫,1980:250)可是,仿佛是对他们的提前警告,早就在中学教书的大姐奥尔加一开始就抱怨繁重的教师职业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青春;对自己的教师职业志得意满的只有那个平庸的库利根,他甚至还编写了一本同样平庸的关于自己中学历史的书,把它赠给了幻想教师劳动乐趣的伊里娜,屠尔科夫认为:“库利根好像是把这些沉浸于幻想中的剧中人(他们各有各的幻想)拉回到了尘世。”(屠尔科夫:414)三姊妹曾经把安德烈去莫斯科“当教授”作为幸福的唯一寄托,可是这一希望也破灭了,安德烈在自己妻子的情夫手下做了“地方自治局秘书”,彻底沉沦于庸俗的环境之中。

难道从事了大学教授职业就达到了契诃夫世界中的理想吗?《万尼亚舅舅》中的退职教授谢列勃里雅科夫自嘲把一生献给了科学,动辄教导别人要“有所作为”,可是他自私、冷漠,同时也可怜、愚蠢,被造反的沃伊尼茨基称为“有学问的猴子”,“著名的无名之辈”。原来他也和大家一样是个“中等的人”,是整个平庸乏味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幸的沃伊尼茨基和索尼雅为了光荣的幻象白白耗费了一生的劳动。与这个实际上平庸无能的谢列勃里雅科夫不同,《没意思的故事》中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一生像是一篇天才笔下的优美作品”,获得了所有梦想的荣誉和成就。他热爱科学、艺术,给学生上课时饱含灵感和激情,然而却在生命即将结

束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指导自己身边的两个学生——女儿丽扎和养女卡嘉，本人也陷入由失眠引起的怨恨、混乱，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缺乏“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契诃夫文集·8》：68）

看来，真诚的老教授并没有做好他的“教师”职业，他认识到需要有某一个“中心思想”来指导这个职业，“中心思想”就是陷入绝望的从业者的救命稻草吗？

## 二

还是在这篇《没意思的故事》中，有一个人对自己职业拥有了坚定的“中心思想”，他就是尼古拉·斯塔捷诺维奇的助手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此君勤恳踏实，埋头书本，可是眼光狭隘，对于自己学科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契诃夫文集·8》：13）这个迷信自己职业的人也只是一个有学问的“拉车的马”而已。

忠实地守护职业“圣火”的还有《我的一生》中的老波洛兹涅夫。这位庸庸碌碌的建筑师每次设计房屋时都遵循固定的思路，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他的艺术构思也只限于从大厅和会客室开始。然而他的构思总是杂乱不堪，造出的房子全都笨重呆板，由他设计建造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使主人公“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僵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契诃夫文集·10》：9）小说主人公波洛兹涅夫参加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职业似乎都干过，但终究认识到这些所谓“脑力劳动”的职业都是建立在特权之上，其本质是不需要才能和热情的机械活动，是人为自己的懒惰寻找的借口。于是他毅然放弃自己的特权职业，甘心从事体力劳动，做了一个油漆匠，“‘从内部’观察世界”。（Бялый：297）他发现，虽然农奴制已被消灭，人民的奴役仍未消除，新一代剥削者仍然在作威作福，只不过换了更加精致的形式。

波洛兹涅夫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了职业，组织起“我的生活”，这种对猥琐丑恶的内地生活（波洛兹涅夫愤怒地称之为“你们的生活”）的公然造反引起了全城的仇恨，从省长到普通老百姓都认为他的行为离经叛道。市民们辱骂、嘲笑他；省长非常客气地

请他回到跟他的称号相称的职业上去，或者就离开此地；深爱着他的安纽达·布拉果沃小姐，在看到他拎着油漆桶在街上走时也不敢和他多说话；卖肉的小伙子普罗科菲道出了大家都在排斥他的原委：“各行各业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业的章法，谁要是性子傲，不愿意明白这一点，谁就要经受人世间的苦难。”（《契诃夫文集·10》：94）

《在峡谷中》的主人公阿尼西木也说过这样的话：“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说这番话时他刚结过婚，而崔布金家也由于作孽过多，正处于由盛转衰的前夜。崔布金家的“安全阀”瓦尔瓦拉为了他们欺负老百姓的事情感到心惊，预感到了不幸的发生，害怕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管你干什么职业，都会受到上帝的公正审判。阿尼西木所说的职业性欺骗既是对她的劝慰，也是给自己伪造伪币寻找借口。他自己也明白，其实原因不在于职业，“毛病全在于人们昧了良心”。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从业者都是骗子。契诃夫笔下最可爱的人物之一，老木匠叶里扎洛夫，多年来从事修理工作，判断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喜欢在结实上面着眼，看看是否需要修理。他对崔布金家的小儿媳下的评语是“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没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没毛病，螺丝钉多得很”。（《契诃夫文集·10》：389）他宽厚天真，对人世充满惊奇，对自己职业的喜爱达到了生活智慧的高度，他思考“到底谁上流啊？一等商人呢，还是木匠？”得出结论“谁干活，谁能忍，谁就上流”。

还在1890年，契诃夫在短篇小说《贼》中思考了按照职业把人分为高低贵贱的荒谬逻辑。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浅薄无聊的医士，夜宿黑店，碰到一群盗马贼。开始时这个喜好吹牛的人自以为自己的医士身份高于庄稼汉，处处显得虚伪做作，卡塔耶夫认为，这个自重身价的医士是“关于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隔阂的观念的活化身”。（Карась，1979：252）可是，在看到美丽的柳勃卡旋风般的舞蹈后，他不由得嫉妒起那些粗人来，暗自惋惜，为什么自己是个医士而不是个普通的庄稼汉，否则的话他就可以放胆和这个一团火似的姑娘亲热起来了。在小说结尾，医士丢了马，想着那些无拘无束的汉子们和柳勃卡，暗自沉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医师，有医士，有商人，有文书，有农民，而不光是有自由人呢？”（《契诃夫文集·8》：94）

## 三

当然,契诃夫并不是反对人选择、从事、热爱自己的职业,他自己对医生和作家这两个职业的喜好就难分伯仲。19世纪资本主义浪潮在俄国的席卷使得各类新兴职业蓬勃发展,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看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合法性,也看到了从业者们活生生的痛苦和烦恼,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比亚雷的论断,认为“契诃夫的幽默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们经常表现为人格化的职业”。(Бялый: 11)事实上契诃夫也常常写到他并不熟悉的行业,比如他在《有将军做客的婚礼》中让一个人物念叨不休的军事术语就完全来自一本名叫《俄国海军军用语术语》的古书。(蒲宁等: 116)契诃夫看到的是被形形色色的职业所掩盖的人们的真实面貌,关心的是人如何从非人化的职业要求中获得精神解放。

我们看到,契诃夫非常喜爱那些挣脱了职业羁绊的自由心灵。在早期的一篇幽默短篇《不抱偏见的女人》中,契诃夫以特别轻快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男人,却因为自己曾做过杂技团小丑的职业而羞愧不已,新婚之夜向妻子坦白,不料妻子心胸宽广,是个不以出身职业论英雄的女人,于是夫妇双双沉浸于爱河之中。可是写于1885年的短篇小说《钢琴乐师》就已经不是滑稽小说了。主人公鲁勃列夫原指望能当作曲家和钢琴家,结果却做了乐师,在主人家的宴会上受到侮辱。他不由得想起所有那些失意的朋友们,“所有那些歌手、画家、业余爱好者”原本胸怀大志,如今却沦落为遭人白眼的从业者。由此他又想到:

俄国人是怎么搞的!当你自由自在,上学念书,或者没有职业而闲逛的时候,你倒可以跟他一块儿喝酒,可以拍拍他的肚子,可以向他的女儿献殷勤,可是一旦你多多少少处在从属的地位,你却只能成为守住自己炉台的蟋蟀了。(《契诃夫文集·4》:137)

卡塔耶夫认为,这一发现“是人的意识中的飞跃,摧毁了过去关于生活的肤浅认识”。(Катаев, 1979: 252)

“守住自己炉台的蟋蟀”,这是俄国的一句谚语,表明小人物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要存非分之想。契诃夫所强烈批判的正是这种各安职业本分的小市民心态,在这一点上讽刺幽默的伟大先驱谢德林已经为契诃夫开辟了道路,在谢德林看来,这些狭隘封

闭的“市井之徒”常常是守旧力量、反动势力的帮凶,“双手沾满了无意识犯罪的鲜血”。(Катаев, 2004: 91)

在契诃夫笔下,安守职业本分,或者被职业俘虏了灵魂的小人物绝不可以归入公式化的角色。《农民》中的莫斯科的饭店跑堂尼古拉·契基尔杰耶夫虽然因病离职,却念念不忘在城里供职的美好时光,在夜半大家熟睡之时,这个重病垂危的可怜人从箱子里拿出旧日穿的燕尾服,穿上,摩挲衣袖,拉平后襟,自己微微笑了笑,然后又把它藏进箱子里。读到这里,人们不由得会对这个沉浸于职业幻觉中的人一洒同情之泪。但就是这一人物也并非俄国传统文学中从事低下职业,饱受屈辱和令人同情的“小人物”,帕别尔内就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意味:“尼古拉不单单是一个奴役。他是一个极端奴仆化了的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实质上他的仆役职业浸透了他的整个身心。”(屠尔科夫:325)屠尔科夫看到了潜藏在这一职业性格下的痛苦和矛盾,对此做了隐喻式的解读:“对尼古拉来说,仆役的燕尾服既是唯一的一线快乐之光,也是某种类似希腊神话中所说的含毒衣服,这种含毒衣服好像长到了神话主人公的皮肤上,毒化了他的血液,最后戕害了他。”(屠尔科夫:325)而俄国当代契诃夫学专家波洛茨卡娅从传统文学渊源中考证出这一人物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的亲缘关系,后者是《罪与罚》中的酒鬼马尔梅拉多夫的妻子,在家道中落后,她也常常“从箱子里”取出过去得到的“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张奖状”向女房东炫耀;而在相似情形下契诃夫的主人公的举止更加克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契诃夫主人公的痛苦就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后者痛苦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仿佛撕裂了人的心灵,而前者把痛苦“隐藏在灵魂深处,很少以‘轰动’形式表现”。(Полоцкая, 2000: 161)

在《樱桃园》中也有三个仆役:背叛了亲生母亲和故国家乡的“巴黎人”雅沙,留恋往昔农奴时光和操心旧日主人的老仆费尔斯,还有那个绰号“二十二个不幸”的叶皮霍多夫。前面两人自然是“被奴役职业浸透了身心”,但最后那个仆役不知从何处学来半文半白语言,自以为受过良好教养,可笑地模仿悲剧人物的言行。辛格尔曼回忆说,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莫斯科文就正确地捕捉到这个人物错位的职业身份,“在生活中难堪地陷于老爷和仆人中间的某个地方”,成了一个悲喜剧掺杂的角色。(Полоцкая, 2006: 19)

## 四

从上可以看出,契诃夫笔下的从业者们感情愈是复杂深沉,愈能超越职业限定的窠臼,也愈能引起作家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思考。比如,正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迅速扩张之时,敏锐捕捉时代脉搏的契诃夫却从来没有描写过精力旺盛、积极进取的资本家典型——契诃夫的同时代作家博博雷金在自己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中对俄国新兴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全面描写,契诃夫在写作《三年》和《女人的王国》期间诙谐地谈到博博雷金的“荣誉”光环——他笔下的资本家似乎都是些“插曲式”的人物,像拉普捷夫家商号的长子费多尔(《三年》)、已故企业主的女儿安娜·阿基芙莫娜(《女人的王国》)、已故工厂主的妻子和女儿李亚里科娃(《出诊》),都无力承担自己的职业;而那些曾经白手起家创建起庞大的资本帝国的职业资本家们却已经老迈衰朽,或者早早死去,化为人们的回忆和谈资,从墙上的画框中安详地注视着自己虚弱的后人。契诃夫艺术世界中从事资本家职业的人都是些“敏感和慌张的人,觉得他们的处境不妥当和不可理解,他们渴望抛弃,但没有能力抛弃遗产、权力、财富的重负”。(Катаев, 1979: 275)

比较看来,契诃夫并不喜爱资本家这一职业,因为与它相关的现代资本主义人际关系受到无法理解的“魔鬼”的操控(医生科罗辽夫在《出诊》中得出了这一时代的病症),但对于那些身不由己从事了资本家职业,而内心受到煎熬的人则赋予了深刻的同情,丘科夫斯基总结说:“只有在力量虚弱的时刻,他才会爱上这个力量。”(Чуковский: 845)

站在契诃夫的资本家行列中的最后一个是《樱桃园》里的罗巴辛,他在自己事业的顶峰却喊道:“啊!要是能够把现在的一切都结束了,可多么好哇!啊!要是能够把我们这么烦乱、这么痛苦的生活赶快改变了,那可多么好啊!”(契诃夫, 1980: 400)罗巴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资本家,他对外界环境作出的反应是矛盾的,这提示了他职业人格中的分裂倾向:一方面,作者赋予他深刻的自觉意识、“契诃夫式的情绪”、对人们的善意、对自己事业的怀疑。涅维多姆斯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认为“真正的罗巴辛们(即真正的资本家——笔者注)要更加快乐和精力充沛,更加‘以天命自居’,而且‘厚颜无耻’地做着自己的事”。(Неведомский: 25)罗巴辛在戏剧中

的敌对方,“永久的大学生”特罗费莫夫对他的评价是:“你的手指头细长、敏锐,很像艺术家的手,你的灵魂也是柔和、敏锐的。”(契诃夫, 1980: 404)另一方面,罗巴辛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商人,他提出的砍伐樱桃园,建立别墅区的想法是十足功利主义的考虑。他对盛开的罂粟花的欣赏通常被解释为对大自然的美非常敏感,但即使在这里也隐约透露出他的生财之道。日本有研究家指出:“可以假设,买‘樱桃园’的钱部分来自罂粟交易的获利。从罗巴辛的视角来看,罂粟比樱桃带来了更多的利润。”(Тэрухиро: 275)虽然这里的推断未必能成立,但契诃夫对职业空间描述的开拓给读者提供了多么广阔的解读可能!

我们看到,与前辈作家不同,契诃夫笔下的职业极其多样化,并且对人物的性格、心理、行为产生了功能性影响,是构造契诃夫艺术世界的重要因素。职业是契诃夫人物的外在属性,作家看到了职业给人的生活制定的种种框架,也明白隐藏在职业下的渴求自由的灵魂,塑造出一系列不符合传统认知的“非典型”职业性格。(Полоцкая, 2006: 19)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契诃夫的名字成了与非人道的职业贵贱等级作斗争的标志,在格罗斯曼 20 世纪的长篇小说《生活和命运》中,一位主人公谈到契诃夫时热情地说道:

他曾说,在他之前任何人,即使托尔斯泰,也没有这样说过:我们大家首先是人,您明白吗,人,人,人!……最主要的,人——是人,然后他们才是主教、俄罗斯人、店铺老板、鞑靼人、工人。您明白吗——人们是好是坏,原因不在于他们是主教或者工人,鞑靼人或者乌克兰人,——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是人。(Гроссман: 48)

契诃夫告诉我们,职业可以被区分,可是绝不应该按照职业来区分从事职业的人。人与人是平等的,内心自由的人应该冲破职业的局限。□

## 参考文献:

1. Бялый Г.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от Тургенева к Чехову*. Ленинград: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90.
2. Гроссман В.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Октябрь*, . 1988. № 2.
3.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2—1990. Т. 6.
4. Катаев В. Б. *Проза Чехова: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1979.
5. —, *Чехов плюс ...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 преемники.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6. Неведомский М.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 ( По поводу сборников ? Знания?).” *Мир божий*, 1904. № 8. отд. 2.
  7. Полоцкая Э. А. *О поэтике Чехова*. Москва: Наследие, 2000.
  8. —, *О Чехове и не только о нём*. Статьи разных лет. Москва, 2006.
  9. Пушкин А. С. *Собр. соч. в 10 т.*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7—1979. Т. 4.
  10. Страда В. “Антон Чехов (1860—1904).”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 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Под ред. Жоржа Нива, Ильи Сермана, Витторио Страды и Ефима Этки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Литера», 1995.
  11. Тэрухири Сасаки. “Мак и вишня в ‘Вишневом саде’.” *Век после Чех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Москва, 2004.
  12. Чехов А. П.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писем в 20 т.*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ОГИЗ. П. 2, 1949.
  13. 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А. Чехов.” А. П. Чехов. *Pro et contra.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П. Чехова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 (1887—1914)*. Сост., предил., общая редакция Сухих И. Н.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ХГИ, 2002.
  14. 蒲宁等:《淡淡的幽默——回忆契诃夫》,倪亮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5. 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16. 契诃夫:《契诃夫文集》16卷,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999.
  17. 契诃夫:《契诃夫文学书简》,朱逸森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18. 契诃夫:《契诃夫戏剧集》,焦菊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9. 屠尔科夫·安:《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朱逸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 “泰戈尔诗歌精选”丛书出版

泰戈尔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为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富的财富。自冰心、徐志摩、郑振铎等人把泰戈尔作品迎到中国以来,泰戈尔诗歌也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敬和喜爱。在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课外阅读书目和大学中文专业的阅读参考书目中,均有泰戈尔诗集。

泰戈尔的绝大多数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的,这次由我国著名孟加拉语学者董友忱教授编选的“泰戈尔诗歌精选”丛书的最大优点是,除了冰心译的《吉檀迦利》(由泰戈尔本人译成英语)、《园丁集》和郑振铎译的《飞鸟集》外,全部译自孟加拉语原文,保证了文本的可信度。

“泰戈尔诗歌精选”丛书分为哲理、爱情、自然、生命、神秘、儿童六卷,囊括了泰戈尔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编造完成,最近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XU Le The Function of "Profession" in Chekhov's World 56**

Profession in Chekhov's world is an important property of character. This essay analyses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mental limits to professionalists, arguing that the "Common Idea", which is regarded as guidance to profession, actually cannot cure professional disease. It is absurd to differentiat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professions, which will lead to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atypical" professional character Chekhov describes defies any simple and formularized classification, thereby revealing a person's true nature hidden behind his profession.

**CHEN Bing *The Complete Stalky and Co.*'s Subversion of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English School Story Principles 62**

As Rudyard Kipling's most controversial work, *The Complete Stalky and Co.* subverts the discipline, masculine spirit and moral principles advocated in the orthodox school story through the dramatic depiction of Stalky and his companions. However, further study of the work shows that, in essence, it identifies itself with the orthodox school story, especially in its ideology concerning the British Empire, though Kipling's unique experience led him to different educational notions.

**REN Aijun Probing into the Theme of Fraternal Rivalry in Faulkner's Fiction 69**

William Faulkner's constant impetus in his earlier work came from a psychological trauma his brothers brought to him. At first he turned to writing to release his resentment of his brothers and gain some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but then he discovered that fraternal rivalry could not only serve as a major theme of his novels, but be represented as a metaphor for race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n South.

**YANG Caixia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nd the Biblical Literary Tradition 75**

*The Sound and the Fury*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ciety in the American South and the southerners' mentality in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period by vividly portraying the tremendous mental impac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upon the Southern people. The novel employ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Gospels, namely a multi-narrative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ragic theme of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of human nature, so as to reveal the tradition, evil, fall and dim hope of the South. Its tragic significance is achieved through its pervasive use of Biblical characters and images. This paper will show how *The Sound and the Fury* is related with The Bible, a fact that places this novel directly within the Biblical literary tradition.

**REN Haiyan *Foe*'s Rewriting of the Robinson Crusoe Myth 81**

*Robinson Crusoe*, a classic of modern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myth representing the colonialist ideology. Choosing to reread and rewrite this novel, J. M. Coetzee launches a most effective fight against colonialism. Through deconstructive freeplay, Coetzee's *Foe* turns a logocentric repressive structure into an open-ended dialogical discourse, thus intriguing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ssu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the colonialist context.

**LI Lin *The Caretaker*: A Metaphor of Power Struggles in a Disciplinary Society 89**

"Comedy of menace" as a label fails to provide further insight into the themes in Harold Pinter's early plays than to reveal the sense of terror and precipice. This paper takes Pinter's representative play *The Caretaker* as an example to uncover what lies beneath the so called "menace". In the light of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Pinter's *The Caretaker* is essentially a metaphor of power struggles in a disciplinary society, exploring the 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wer and individuals, space and body.